



新闻发言人是如何「炼」成的

阅读前沿

王锡荣 在现代文化名人手稿中，鲁迅的手稿最为规整
陈尚君 清必万年清
曹正文 百岁老人的人生意境
周玉波 放断鹞及其他

每周一书



《文学履途：漫游在伟大故事诞生之地》

[美]《纽约时报》主编 董帅译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定价：59.80 元

纳博科夫如何在穿越美国的旅途中写出了《洛丽塔》？刘易斯·卡罗尔如何在牛津创作出了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》？爱丽丝·门罗与温哥华这座城市之间，有着怎样深层的联系？博尔赫斯在故乡布宜诺斯艾利斯留下了哪些痕迹，这座城市又如何塑造了他？

《文学履途：漫游在伟大故事诞生之地》是《纽约时报》20 年经典专栏“文学履途”专栏的美文集，收录了 38 篇与伟大作家有关的旅行地的游记，这些文字带领我们探寻马克·吐温、海明威、聂鲁达、博尔赫斯、菲茨杰拉德等文学大师在自然与城市中留下的“遗产”，以及他们创造出的那些不朽作品的源头。

贾平凹的背后有秦岭

王尧



▲ 贾平凹



▲ 不仅是《山本》，贾平凹从秦岭翻出了《浮躁》《古炉》《秦腔》和《老生》。

应该是 1994 年的五六月间，贾平凹因《废都》被安排到江浙的几个县市深入生活，在路过苏州时，我的老师范培松先生邀请他到学校讲座。在讲座结束后，我向贾平凹问了几个问题，后来整理成短文，作为一篇文章的附录。我印象中，贾平凹当时已经从“《废都》事件”中挣脱出来，缓过神来。——10 月初，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会议上，我们俩回忆起 20 几年前的这次见面，都感慨系之。贾平凹说：那时我们都还年轻。

年轻的贾平凹 1978 年获得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奖。许多年以后，他在以获奖作品《满月儿》为书名编选短篇小说集时，收录了他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发表的作品，这在同时代作家中几乎是罕见的。贾平凹并不想抹去或遗忘特定时期的幼稚之作，他后来能够写出《古炉》这样厚重的作品，是与他对历史事件的深刻认识有关的。我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《迟到的批评》，谈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作家的作品，也谈到了贾平凹的一篇以及其他几位作家的作品。我那时研究的问题是：今天的这一批重要作家是如何从那个时代过渡到“新时期”的。后来和这些作家相识相熟，他们对我的“批判”并无芥蒂。坦荡地面对过去的历史，这是上世纪

80 年代成长、发展的文学知识分子曾经的共识。

我们今天讨论贾平凹的创作，通常都会说到他写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“商州三录”，这几篇被视为“寻根文学”之作。贾平凹写作这几篇时，几乎不是“寻根”，而是“扎根”了。《满月儿》获奖后，他觉得自己的写作没有根据地，是流寇式的写作，他想找根据地，就回老家商洛地区。回去后，贾平凹找了几位朋友协助，当时条件很差，无法车来车往。朋友联系好地方，贾平凹就坐板车，或者骑自行车去，不单跑县城，重点是去镇上村子，基本上走遍了商洛的主要地方。贾平凹的这趟扎根之旅收获颇大，回西安后写了《商州初录》。这是 1983 年。接着他又写了《又录》和《再录》。回忆这段经历时，贾平凹颇有感慨。他住在乡镇，感冒了，到一个地方打柴胡针。那里正流行肝病，一根针头要给很多人打，只是用棉球擦擦，没有消毒，不停给人打，回来他就得肝病了。在乡镇时，又逢大水，贾平凹住在镇上一家旅馆，太潮湿了，得了一种疥疮。在“三录”的背后，有这样的故事。今天我们在谈论“文化寻根”时，关于文化的理解似乎要拓展些。我读贾平凹的《浮躁》

《秦腔》等，一直以为这段经历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。《商州初录》在《钟山》发表后反响热烈，过了一两年《钟山》的一位编辑致信贾平凹，谈到目前创作中出现的这些情况需要总结，他想让韩少功写一封信，贾平凹回应。韩少功后来在《作家》上发表了著名的《文学的“根”》，贾平凹则在《卧虎记》中谈了一些想法。

在阅读贾平凹的一些文章时，我也时常会生出一些想法，他今天的境界除了天赋秉性外，与秦岭对他的哺育、他和秦岭的“对话”有关。1972 年 4 月的最末一天，19 岁的贾平凹离开了商山，走出了秦岭，到西安读大学。十多年以后，贾平凹在文章中动情地说：“看着年老多病的父母送我到车站，泪水婆婆的叮咛这叮咛那，我转过头去一阵迅跑，眼泪也两颗三颗地掉了下来。”他不知道走出秦岭后会不会从此不再孤独和寂寞，这样的记忆刻骨铭心：“我不喜欢人多，老是感到孤独。每坐于我家堂屋那高高的石条台阶上，看着那远远的疙瘩寨子山顶的白云，就止不住怦怦心跳，不知道那云是什么，从哪儿来到哪儿去。一只很大的鹰在空中盘旋，这飞物是不是也同我一样没有一个比翼的同伴

文壇述錄記
莫言題

呢？我常常到村口的荷花塘去，看那蓝莹莹的长有艳红尾巴的蜻蜓无声地站在荷叶上。我对这美丽的生灵充满了爱欲，喜欢它那种可人的又悄没声息的样子，用手把它捏住了，那蓝翅就一阵打闪，可怜地挣扎。我立即就放了它，同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茫然。”

不妨说，秦岭就是贾平凹，贾平凹就是秦岭。“一日远眺了秦岭，秦岭上空是一条长带似的浓云，想着云都是带水的，云也该是水，那一长带的云从秦岭西往秦岭东快速而去，岂不是秦岭上正过一条河？河在千山万山之下流过了自然的河，河在千山万山之上流过了我感觉的河，这两条河是怎样的意义呢？突然省悟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，天人合一一是哲学，庄子是天我合一的，天我合一一是文学。这就好了，我面对的是秦岭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，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，我与历史神遇而迹化，《山本》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。”这是《山本》后记中的一段文字。

不仅是《山本》，贾平凹从秦岭翻出了《浮躁》《古炉》《秦腔》和《老生》。《废都》或许是个例外。仔细想，其实也是在秦岭中生长出来的。我印象中，因为《废都》被讨伐，他在商洛“扎根”时患的肝病又复发了。（下转第二版）